



高級組 亞軍

九龍真光中學 陳睿嘉

題目：未來社區：我想保留的特質

在維多利亞港旁仰望那片高樓林立的天空，我常常思索：未來的社區，縱使配備最尖端的科技、最完善的設施，最值得我們留住的究竟是什麼？反覆思量，答案其實很簡單——是人之間那份樸素而溫暖的「人情味」。只是，當我站在今天回望從前，又從從前眺望未來，才漸漸明白，人情味並非一個美好的口號，它藏在生活最微小的縫隙裏，需要我們用心去看見、去守護。

小時候，我住在九龍一座舊式公屋裏。那裏沒有華麗的會所，沒有智能家居，電梯還要等上老半天，但每個角落都盈滿溫度。我記得清晨 6 時多，樓下街市的菜檔已經亮起燈，陳伯的吆喝聲穿過走廊：「今天的菜心新鮮啊，剛到的！」隔壁的李太會探出頭來應一句：「留一把給我，待會兒拿取。」那聲音裏有惺忪的睡意，也有踏實的安心。午後，陽光灑在公園的長椅上，幾位長者圍坐弈棋，棋子落在棋盤上的脆響，夾雜偶爾的爭論和忽然爆發的笑聲。我總愛蹲在一旁看，不懂棋局，卻看得懂他們臉上的從容。到了傍晚，家家飄起炊煙，走廊瀰漫着不同人家傳出的油煙味——今天三樓煮蘿蔔牛腩，四樓在煎紅衫魚。母親有時會對我說：「到隔壁向陳太太借蔥，明日買了蔥再還給她。」我拿着幾根蔥回來時，往往還有剛出鍋的煎釀三寶。那時的巷弄，像一個大家庭，每張臉孔都熟悉，每份關心都真摯得不需要理由。

可惜，時代流轉，那份人情味似乎漸漸淡去了。中學時期，我們搬到了新界的現代化屋邨。這裏電梯更快，大堂更亮，還有 24 小時保安，但我漸漸發現，走廊安靜得令人不習慣。對面住着一對年輕夫婦，三年來我們只在電梯裏碰過幾次頭。樓上住着一位獨居老太太，我偶爾聽見她開門的聲音，卻從未見有人按她的門鈴。有一次，大廈暫停供水，母親想向鄰居借點水做飯，猶豫了半天，最後還是到便利店買了幾瓶蒸餾水。她回來後苦笑：「今時不同往日，敲人家的門，怕人家嫌你煩。」那句話像一根刺，輕輕扎在我心裏。科技讓我們能與地球另一端的人通話，卻使我們失去了敲響隔壁那扇門的勇氣。我們習慣了關上門過自己的日子，偶爾在電梯裏碰面，眼神也落在手機螢幕——不是不想打招呼，而是太久沒練習，竟不知如何開口。

這樣的變化，讓我開始反思：人情味的消逝，究竟是天意，還是人為？是城市發展的必然代價，還是我們在不經意間親手放棄了什麼？有一次，我在舊



區重建的展覽中看到一張黑白照片——那是一條即將清拆的巷子，幾名婦人坐在門外剝豆聊天，小孩子在旁邊追跑。照片的說明寫道：「這裏沒有會所，但有最熱鬧的客廳。」我站在那張照片前看了很久，忽然明白：人情味從來不需要華麗的包裝，它只需要空間、時間，以及一顆願意開放的心。我們總以為未來的社區要靠更多高科技來提升生活質素，但其實，最奢侈的設施，可能只是一張可以坐下來聊天的長椅，一個不用消費也可以停留的簷篷，一群願意停下腳步、抬起頭來彼此問候的人。

因此，我期望未來的社區，能夠留住這份珍貴的人情味。那裏的設計，不應只有冷冰冰的智能設備，更應有溫暖人心的巧思。我想像中的未來社區是這樣的：清晨，長者在公園打太極時，會互相問聲早晨，旁邊的智能螢幕顯示天氣和健康小貼士，但人們的目光落在彼此身上；午後，孩子在遊樂場奔跑，幾位媽媽坐在一旁的共享花園聊天，她們剛剛一起為番茄苗澆了水，笑說等收成了要來一鍋番茄湯；傍晚，共享廚房傳來香氣，有人在做客家釀豆腐，有人煮潮州蠔仔粥，大家約定今晚一起吃飯。誰家少了油鹽，仍能自然地敲響鄰居的門——只是這一次，那扇門或許是透過社群應用程式輕輕一按，但背後的真誠絲毫不減。當有人生病，鄰居會主動幫忙買菜；當有長者獨居，社區會有熟悉的臉孔定期探訪。這些點點滴滴的關懷，便是人情味——它不必張揚，卻在生活最細微處發光。

時代在變，生活在變，但人心深處對溫暖的渴求從未改變。未來的社區，無論科技多麼先進，都應該保留這份最樸素、最真摯的人情味。因為它不僅是社區的靈魂，更是人與人之間最柔軟卻也最堅韌的連結。科技的進步，從來不應以疏離為代價；只要我們願意守望、願意付出，人情味便不會被時代沖淡，而是在變遷中一直溫柔地守護下去。就像小時候那個傍晚，我拿着幾根蔥敲鄰居的門，對方笑着說：「不用還了，下次我問你借就行了。」——那種不計較、互相信任的默契，就是我最想留住的香港人情味。

註：得獎作品旨在記錄及分享參賽學生當下的處理內容及創作能力。大會以原稿完成評審工作後，在不損作品文意及行文風格的情況下，進行校對及修訂。大會已盡力確保所刊載的資料正確無誤，惟資料只供參考用途。